



红店文学系列丛书

中国陶瓷文化创意出版（版权）项目

吴昊 著

最后的官窑

（修订版）



中国首部讲述古代官窑的史诗体长篇小说
曾入选第二届“三个一百”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

一部用泥土和火焰讲述的故事

第一次揭示古代皇族官窑的古老秘闻

第一次全景讲述陶瓷古镇的传奇故事

第一次书写中华民族瓷业的爱恨情仇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红

中国陶瓷文化创意出版（版权）项目

吴昊 著

最后的官窑

（修订版）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的官窑 / 吴昊著. -- 修订本. -- 南昌 : 江西高校出版社, 2014.5

(红店文学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5493-2536-8

I. ①最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05679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
邮 政 编 码	330046
总编室电话	(0791) 88504319
销 售 电 话	(0791) 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经 销	各地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 / 16
印 张	34.5
字 数	720千字
版 次	201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2536-8
定 价	48.00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4-237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前言

瓷器，洋人称它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。马可波罗在描绘东方最富有的大国时，因找不到合适的翻译名字，但为了突现它的特点，让欧洲人知道，便把当时的元代译之为瓷之国，英文中的“CHINA”，从此瓷器在洋人眼里便成了东方文明古国的代名词。

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，在大清朝，它隶属江西浮梁县管辖，地处江南黄山山脉的余脉，此城群山环抱，城区街坊里弄纵横交错，人口近百万，昌江河，像一条玉带由东向西绕城川流而过。在当时中国四大名镇中排列首位，所产陶瓷占当时世界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。

光绪中后期，西洋法兰西一道邀请函，把景德镇再次推到世人面前；皇上的一道圣旨，让沉静在深闺中具有500多年历史的皇家窑厂浮出水面。它犹如一道绚丽多彩的霞光，划破历史的长空……

第一章

太阳经过一天的疲劳，早已蜷缩在地平线上。江南景德镇初春雨后的傍晚，在夜色还没来临时，水雾便把它四周占据。太阳还是把它最后一丝晚霞，穿透给她。红霞、稀疏的绿叶，在山区水雾的浸润下，围着景德镇四周缓缓地变化着，与窑窗冒出的火焰交融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幅特有的水墨画。

突然，一匹快马把它撕开，带着山区的泥土从远远的深处冲出，直奔大清景德镇皇窑厂而来。

大清景德镇皇窑厂规模宏大，里面戒备森严。它地处景德镇城区的东南角，依城内珠山地势而造，占据城区面积两成以上；整个厂区，远远看去像个长方体，由城楼，办公的衙门、也居也办公的督陶府，来往接待的公馆及生产作坊三部分构成。亭台楼阁仿照皇宫所造。窑厂始创于明朝初年，专为宫中用瓷所建；成于明成化、万历年间；清朝的历代皇帝都对瓷器存有偏好，因此在大明朝的基础上大有发展，到光绪朝代，厂内面积上万顷，官员上千，拥有窑工近万人，成为当时大清朝内最大的一个手工业工厂。

“军机处急令！”

“军机处急令！”

皇窑厂门前侍卫看来者急切，匆忙把窑厂朱红的大铁门一一打开，让驿官直冲进来。

这时的大清景德镇皇窑厂，虽说太阳在山下已埋了半个脸，但是里面仍像个大工地，热火朝天。坯房的窑工在拉坯；釉料作坊的窑工在向瓷器吹釉；画坊的窑工在填彩，他们劳作一天，仍没有倦意。

大清督陶官吴振江带着大清皇窑厂内的大批官员站在一窑炉前，手中拿着一只刚出窑的青花斗彩碗细细端详。

旁边一官员指着它说：“大人，这炉瓷器，件件都是我们皇窑厂老画师们亲手绘制的。”

吴振江没有理会他，而是皱着眉头，继续看。“汪总监，我咋越看越像乾隆期我太爷爷手上做的，你们是不是在唬我？”说完后，他脸色阴沉，一脸的严肃。

吴振江此语一出，在场的人都为之惊愕，顿时纷纷跪下。

“大人，这是仿乾隆器皿。”旁边的画坊总监汪叔凡听后，马上跪步上前解释。

“汪总监，难道仿乾隆器皿本府都看不懂吗？我是说，咱们不能把我们艰辛做出来的东西尽往我祖爷爷脸上贴！你们不要这个脸，我还要这张脸呢。可眼前这一底款，会让人误认为我大清朝当今无能，能拿出手的也只能是一百年前的东西。这必将有辱我大清帝国！我丢脸不怕，反正皮厚，但是咱们大清国的皇上、太后他们的脸丢

得起吗？！西洋巴黎参展对我大清国来说，意义重大。仅这一点，我们未出征，便先输掉自己！”

“在下明白了。大人，我立即组织人重新制作。”汪叔凡说。

“明白就好。你们起来吧。各位，”吴振江大声地说道：“上午军机处传来的公函十分明了，皇上对我们这次的参展寄予厚望。大清皇窑厂上下千年，盛名传于天下。它决不能损于我们之手，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！”在场的官员齐声回答。

“声音大一点！”

“明白！”

“报大人，中堂府崔管家求见。”这时，皇窑厂的侍卫匆匆来报。

“中堂府，人在哪？”吴振江听后，问。

“报大人，在督陶府等候！”

“你给我传，说本府随后就到。”吴振江交待好事情，便急忙回府。

在督陶府大堂，崔管家见督陶官吴大人到，快步迎上来。吴振江此时也是三步当两步。他来到崔管家跟前，热情地拉着崔总管的手说：“崔管家，失敬，让你久等了！”

“吴大人，此事紧急，我也顾不上许多礼仪。这是我家中堂大人的密信，具体内容，老爷说都在里面。”崔管家说着，把密信从衣服口袋内掏出，双手递上。

吴振江接过，迅速拆开，看后，马上把它收好，放到衣内，沉思片刻后笑道：

“崔管家，一路艰辛，快到公馆休息！”

“老人要我二十天来回，大人，你的情我领了。”崔管家客气地回答道。

“好，那我就不留了，”吴振江紧紧地握着崔管家的双手，说，“皇窑厂上下一万人问候中堂大人，我们离不开大人的教诲。”

“大人，你的意愿我一定传到。再见。”

吴振江把他送到大门口，崔管家跃上马，一挥手，转眼消失在夜幕中。

中堂府的信使——崔管家这边刚走，宫中圣旨又到。吴振江慌忙跪下接旨。

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清景德镇皇窑厂参展瓷器，即日直接启运西洋巴黎。钦此！”传旨钦差刘公公大声宣读道。

“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。”吴振江双手接过，大声回复说：“刘公公，请启禀皇上，大清景德镇皇窑厂参展瓷器按旨准时启程。”

接旨后，吴振江领着刘公公到后室休息。刚进后室，刘公公屏退下人后，又突然对他宣旨。

吴振江一听，马上又慌忙跪下。

“吴大人，这是临行时皇上亲手交给老奴的一封密旨，具体是什么奴才不敢问。”刘公公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密旨递给吴振江。吴振江看后，心中沉甸甸的，感到此事意义重大，远远超出他的想象。

大清皇窑厂分东、西、南三个出口与市区接壤。从南门，也就是从该厂的前门，往西南走三百米，便是景德镇的中心区——瓷器街。这里的街道全长三百多米，地面一律的青石板，两旁楼阁雕琢华美，店内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瓷器。沿街瓷器店中夹杂的茶馆、酒楼、日杂商店，使本来清一色瓷器店的街道变得十分的喧闹。街市日夜开业，人来人往，繁华异常。

这天，督陶府的大千金吴秀娟正带着丫环小翠挤在其中，她们在各摊前流连忘返，府内的二公子吴晋紧随其后，不离不去。秀娟有点不耐烦，不时转过头，对着他调笑着说：“二哥，女孩子逛店，一个大老爷们成天跟在后面，烦不烦？”

吴晋正值弱冠之前，情窦初开，只见他对着秀娟嘿嘿傻笑，说：“妹子，没听爸说，当今社会内忧外患，市面不安全，我这个做哥的对你不放心呀。”

“去你的。你看你，整天油头粉面，一副浪荡分子哥儿像，跟着你，谁踏实？小翠家中有小村哥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。”秀娟听后，抢白了他一顿。

“小妹，二哥胆小，你看你，面庞圆圆的、白白的，鼻子和嘴唇周正、纤秀，身段苗条，可性格咋就那样粗犷高傲？哪像我们小翠柔软、妩媚，人看人爱！”吴晋油腔滑调，说话时，不时盯着小翠白里透红的瓜子脸上那双乌黑灵动的双眼。

小翠被他热辣辣的双眼看得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，满脸绯红。

“砰、砰、砰……”突然空中传来三声炮响。

“小姐，你听，这声音好像是从我们皇窑厂传来的。”身旁的小翠话音未落，前街便骚乱起来，街道上的人员顿时纷纷闪到两旁，吴晋迅速抓住秀娟和小翠的手，但是仍被潮水般的人群挤向路旁。这时，只见一列队伍，迅速打这儿经过，直奔城西码头而去。

大清皇窑厂护卫队经过后，街市马上便恢复了原样。吴晋定神一看，手中抓的是手帕，没见秀娟、小翠她们。他忙抬头四处张望，只见前方小翠和秀娟正笑着看他。吴晋看后，一路小跑过去。他气鼓鼓地说道：“死妮子，不要命了？这大街上，你可知有多少双色迷迷的眼睛在盯着你们，没有老哥护花，你们早叫人给拐了！”

秀娟掉头就走，当作没听见。

“小翠，她不领情，你领情。前面有一个花店，走，本公子给你买花去。”吴晋说着，想拖小翠走。

小翠红着脸，看着秀娟。秀娟不满地对着他哥说：“小翠别理他，咱们到你干娘戏园看戏去。”说着，抓着小翠的手转身就走。

“戏？好呀，本公子最喜欢看戏。听说今天是《霸王别姬》。”吴晋边说边尾随秀娟她们而去。

在景德镇城西昌江河畔，打着“御用”旗帜的官家御用码头上，早已停靠着一条大官船。船上人员见皇窑厂的队伍前来，忙叫大伙迎了上去。队伍上船初定，刘公公立马清点人数，见大家都已到齐，便对着船夫高喊：“起——”

“公公，等一等。”站在码头上的吴振江突然想起什么，对着他高声喊道。

“吴大人，你可有事？”刘公公站在船板上对着吴振江尖声地问。

这时，一匹快马飞奔而来，旋即在吴振江面前停下，来人呈上一个用黄绸裹好的锦盒。吴振江接过，捧上船，走到刘公公面前，对他说道：“刘公公，这是太后六十大寿特制的样品瓷，烦请公公呈内务府总管李公公转呈皇太后、皇上审核、定夺！”

刘公公接过，递给身边的下人，“小心拿着。”然后拱手对着吴振江说：“吴大人，老奴走了，你保重。”

“刘公公，保重，一路顺风！”吴振江拱手还礼，下了船。

顿时，皇家“御用”旗帜扯起，扬帆起航。

吴振江送别刘公公后，带着皇窑厂一千官员回到皇窑厂。在皇窑厂衙门口，总管曾开早在等候。

“见过大人。”曾总管见大人进来，忙迎上去问候。

吴振江看到他后，压低声音问：“周统领回来没有？”

曾总管左右看了一眼，靠近他的耳旁嘀咕起来。

吴振江听后不断点头。

“大人，太后六十大寿特贡瓷试烧品马上出窑，请大人前往检验。”曾总管说到最后，突然拖长声，大声起来。

“总管，通知窑工，本府马上就到！”吴振江会意，对着他大声回答道。

“噫！”总管看了大人一眼，领命而去。

大清皇窑厂内的窑炉旁，窑工们在窑厂的官员指挥下，裸露着上身躯体，小心地从柴窑炉中搬出一件件瓷器。

吴振江来时，瓷器早已摆成一排。负责厂内窑炉烧制的官员谢长森见大人到，忙迎了上来。

吴振江点点头，算是招呼。窑工见自己的大人到，迅速让出一条通道。吴振江来到摆放瓷器处，蹲下，拿起一件瓷器看了看，显然，很满意，只见他站起来，走进窑炉内，四处看看，不时用手敲打着，最后微笑着走了出来。

窑工们和同来的官员都望着他，等他发话。

吴振江拍了拍手上的尘灰，看了众窑工一眼，笑着对着身旁的谢长森说：“这窑瓷器个个色彩光量，釉面发色地道。谢总监，我看，烧制太后特贡瓷器的专窑就这样定了，用此座窑炉！传我的令，让皇窑厂护卫官兵把守，没有我的指令，任何人不得接近此窑。眼前这些瓷器，组织人员马上处置，就地打碎，清理好窑炉，等待正式烧窑。”

“噫！”谢总监听后，马上上前领命。

吴振江验好窑炉后，没有回府，而是领着一干人马不停蹄地来到皇窑厂彩绘作坊。这画坊，面积很大，两百多张桌子规整地摆放着。每张桌子上面都配有一个可转动的轱辘，摆放着瓷器，窑厂的画工们此时正在一丝不苟地画着瓷坯。门上，漆黑的油漆写着“工坊重地，闲人免入”八个大字，两边都有清兵把守。

吴振江在此巡视，绘画作坊总监汪叔凡在一旁不断地解说，并在前头引路。

中途，吴振江突然驻足下来，他发现眼前一画工手上所画的图案似乎在哪里见过，可一时又想不起来。对了，儿时跟着爷爷看过，想到这，他大脑立马兴奋起来。

“大人？大人……”一旁的汪叔凡叫道。

吴振江听到有人喊，顿时从回忆中反应过来，指着眼前那位画工说道：“不错，他画得真不错！”

“大人，他家世代在皇窑厂，清花喷水，这是他家的独门绝技。以前这位置是他父亲的，前年他父亲告老退了，我看他画工不亚于他父亲，便让他顶了上来。”旁边的汪叔凡指着那人介绍道。

吴振江听后，不断地笑着点头。

大清皇宫的“御”船出景德镇官家码头后，在昌江河道上顺江而下，一路奔去。

“御”船上，刘公公坐在船中，品着茶，晃着脑袋。他半闭着眼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宫里说这地方瓷好，杂家看这儿的茶叶也不赖呀。”

“公公，这浮梁的茶，一千多年前就有记载。说到景德镇，那是先有茶，后才有瓷。”旁边的官员听后，连忙凑上前解说道。

“杂家刚才还想，咱家吃遍这大江南北的茶，唯独这地方的茶，咋就这地道？！”

这时，船停下了。

公公正纳闷时——

“公公，下游有一货船挡道！”一官兵跑进来禀报。

“有这事？叫他们走！”刘公公尖声吼道。

“公公，我们说了，他们就是不让道！”官兵回答。

“谁吃了熊心豹子胆，给奴家轰开！”刘公公尖叫道。他话音未落，船前的打斗声已传了进来。

一帮汉子上船后见东西就砸，“御”船护卫上前拦截，三下两下就被他们撂倒，他们如入无人之境，很快就冲进了船的内室。

刘公公躲在一边，死死地抱着用黄绸裹着的瓷器。

来人看到他手上的东西，狞笑着向他逼来。刘公公惊恐万分，他抱着那东西，双眼发直，双脚打抖，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去。眼看无路可退，突然一人从船板上冲了进来，横在他们中间。刘公公似乎感觉救星到了，顿时来了精神，尖叫起来。船上官兵也精神一振，喊杀声震天，与这伙不明之徒演绎着生死斗争。

在镇上最大的春圆子戏园中，台上同样是锣鼓震天，霸王与虞姬正在作生死别！

“好、好！”动情处，只见下面的人在不断鼓掌、吆喝。

“雪儿姐唱得真好，百看不厌。”小翠指着台上的虞姬说道。

戏园内台上台下，人们的情绪个个都沉浸在悲乐中，他们却不知外面同样正在演绎着真实的一幕！

大队清兵已涌向春圆。

这戏圆子很大，地处景德镇东门，商业繁华处，占地面积足有上百公顷，内有酒楼、茶楼、客栈、妓院和戏园。它是景德镇人和外地人来景德镇交流、娱乐最集中的场所。

清兵涌进来后，只见为首的清兵指挥官把手一挥，直指戏园。清兵听令把戏园给团团围住。

“大家原地别动，接受检查！”刚才为首的清军军官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到戏台上，正对着如痴如醉的人群大声断喝！

人们顿时被这突然而来的断喝声唤醒，个个瞪着眼，起初皆以为是戏文，等发现不对劲，台下立马骚动起来。

只见为首的清兵军官瞥了会场人群一眼，大声吼道：“谁都不许动，违者立斩不赦！”说着转向身边的官兵，一声命令：“一个个地给我搜。不要让疑犯从这逃走！”

士兵一听，端着枪，冲进了人群。

吴晋他可不吃这一套，拉着秀娟和小翠就走。到门口，让清兵给挡了下来。

清兵看了他们一眼，正要动手搜身，倒是小翠镇定，对着他们大声一喝：“督陶府大小姐，你们也敢放肆！”

“小的不敢。”清兵听后，顿时一愣，手缩了回来。

“还算识相！”二公子吴晋看后，十分得意。

“秀娟小姐，你们怎么在这？”为首的清军军官听到这边有吵闹声，分开人群，走了过来，见是督陶府的公子、小姐，马上赔笑道。

“大清王法规定我们不能在这吗？”吴晋上下打量他一眼，咧着嘴，语气十分傲慢。

“什么时候赵公子也从水警变成衙门大捕头了？”一旁的大小姐秀娟也乘机讥讽道。

赵公子被他们数落得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。

这时春圆老板娘金赛花不知什么时候给冒了出来，她见官员窘迫，怕得罪，马上满脸赔笑，对着赵捕头说：“我的赵大公子，你发达了，可不能拿街上邻坊开心。你我两家平日里可是无冤无仇啊！”

“秀娟小姐、二公子、老板娘，你们想到哪去了。今天上午，皇家的‘御’船在昌江河段王港处被一伙不明来路的人打劫。这在景德镇可是天大的事，现在全城已戒严。茶楼酒肆是重点。我们是奉命查凶。请你们谅解！”赵捕头解辩。

“御船被一伙不明来路的人打劫，我爸爸知道不？”秀娟一听，顿时慌了神，顾不了小姐的矜持，急切地问道。

“我也是刚接到命令。听说，马大人已直奔督陶府找大人去了。”赵捕头说。

“哥、小翠，咱们快回去吧！”

老板娘看着秀娟、吴晋他们这一走，顾客又散去，心里顿时慌乱起来。

景德镇街头上到处都是清兵，行人个个张望，议论纷纷。

秀娟她们归心似箭，匆忙往家赶去。

他们一行人回到督陶府。府上总管得福看到她们后舒了一口气：“小姐，二公子，你们回来了，老夫人可急坏了。”

“我姥姥呢？”秀娟问。

“老祖宗在后堂，我去禀报一声？”

“不用。”吴晋说着就往后堂走。

秀娟又急切地问道：“得福叔，御船真的被劫？”

得福一脸沉重地点了点头。

“那我爹呢？”

“老爷已带人赶赴现场去了。”

秀娟了解情况后，与小翠赶到后堂，推开门，见自家姥姥静坐在观音菩萨前，双手合十，默颂着经文，神态十分安详。看着姥姥无事，秀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心里总算掉了一块大石头。

景德镇昌江河道上王港段，四处已站满了官兵。大清皇宫“御”船正搁浅在那，船上桅杆被斩断，皇宫“御”字大旗掉落一旁，四周散落着被砸碎的皇窑瓷器。护船队员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东倒西歪，蜷缩一处；刘公公昏迷不醒。

目睹此惨状，吴振江心情十分沉重。他躬身一一慰问。为首的水手看大人已到跟前，他挣扎着站起来，对吴振江说道：“大人，我看他们不像一般的人，个个身手了得。上船后，一不要东西，二不要财物，而是看到瓷器就砸。砸完，然后个个得意地扬长而去，很奇怪。”

吴振江看说话的水手伤得不轻，马上示意人把他搀扶走，然后四周细细地查看着。突然，他发现脚下有一残物，他马上弯腰捡起，并把它交给身边的曾总管。

一官员见状，战战兢兢地问道：“大人，这咋办，西洋展会我们还能参加吗？”

“参展！谁说我们不参展？！”吴振江听后，瞪了他一眼，气愤地回答。

浮梁县衙比督陶府早接到消息，马为民知县比吴振江早到一步。他见吴振江心事重重，独自在江边观望，便跟了上去。他对吴振江劝解道：“吴大人，不必难过，从调查的实物和目前护船水手反应的情况看，我认为，此案是一件普通的民事案。”

吴振江听后，反应很激动，他说：“马大人，情况你也看到了。我不管是什么案，在自家门口，看到钦差和我的手下无辜被打，瓷器被砸，这是本府五年来第一次！我招谁惹谁了，有事就面对面，不要给本府耍阴的。马大人，治安是你的事，我希望你尽快给我和我的皇窑厂有个交代，对皇上有个交代。不然，我会向皇上参你一本。”

“吴兄，我这不是在认真调查吗。这样说就伤你我兄弟和气了。我向你保证，半月之内定给你破案！”

“半月？”吴振江听后，紧紧握着马知县的手说，“马兄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心中就踏实了。刚才说的，是气话，千万别在意。”说完，便传令下属，带领人马打道回府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浮梁县衙对镇上，乃至全县境内，进行地毯式地搜查，但却没有丝毫收获。

几天过去了，大清督陶府内，吴振江没有得到浮梁县衙任何的消息，心中甚急。

此时，府中管家来报，说周统领到。

吴振江一听，忙走出书房迎了上去。

“大人，一切顺畅。”周统领一见面便说。

“那好，那好呀！”吴振江听后，心情轻松了许多，他笑着说，“不过，我们的马大人可不是在关心你。”

“大人，马知县是否闻出了什么？”

“我看没有。”

“大人，马为民可是一个小气的人。一旦知道我们给他隐瞒什么，他便会记恨你。要不，把此消息告诉他？”

“这是皇上的旨意，事关大清国声威，一旦出事，你我几个脑袋？你马上回去，抓紧休息，本府希望你协助马知县早日破案。”

“大人，马知县处可有消息？”周统领问。

吴振江摇摇头，显得十分无奈。

“不过，大人，我刚从公馆过来，路过刘公公处，碰巧他醒来，他突然向我念到一个人。”周统领对着吴振江说。

“人，什么人？”吴振江听后，眼睛一亮，急忙问。

“他说……”两人悄悄地议论起来。

浮梁县衙的赵捕头，在接到马大人限期五天破案的任务后，那是一刻都没闲着。几天下来，他把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，今天已是第五天，此案仍是无头绪。马知县此时对他的召见已是由原来一天一次到现在的两三次，情形中显然流露出对他的不满。

赵捕头也该他倒霉，一上任便遇上天大的案子。虽说这样，但是他没有泄气，依旧十分沉着。这就是他的特性，这也是他年纪轻轻，能够坐上浮梁县衙总捕头的原因。

再说这天下午，他仍像往常一样带着一干人员，挤在瓷器街市上警惕地四周张望，暗中注视着每一个过往行人。

景德镇瓷器街，虽说前几天发生了“御”船被劫这等大事，但丝毫看不出对它有什么影响，同样是人来人往，十分的热闹。

“店家，这瓷盘多少钱一个？”街头东角处，一商人走进一家瓷器店问。

店家笑着伸出一个手指，说：“一两。”

“一两？店家，这也太贵了，我刚从东面过来，这样的瓷器，才三钱一个。”商

人说。

“客官，我看你是刚从外地来的，我就跟你多说几句。你看我这瓷器店的招牌，在这条瓷器街上，不瞒你说，已近一百年，响当当的老字号。再看我手中的瓷盘，这可是我店的招牌瓷！平日里，它们一出炉就给人拿走了。今天算是你走运。你再看这瓷器上的釉面，发色多好。还有这上面的画工，全是请老师傅一手画的。”店主说时，十分得意。

“老板，二钱一块，要不要？”突然一位瘦小的年轻男子从怀里掏出一块盘子凑上来问道。

商人顿时被他吸引，转过身去与他攀谈。

“猴子，你又掺和什么？”店主瞪着眼对着猴子大吼。

“沈老板，大人不记小人过。你也不在乎这一次小生意。”猴子笑着说，转回身继续与眼前的商家攀谈：“老板，我这可是前朝出土的皇窑瓷。”

“猴子，你让我好找！”不知什么时候，赵捕头已带人围了上来。

那叫猴子的一看，慌忙收回瓷器，转身就走，来人已把他围上，他知道自己这回跑不了，便转过头，笑着说：“赵爷，我已改邪归正了，你不是说要我做一个人自食其力的人吗？等我挣了几个，我再来孝敬你。”说着又要走。

“猴子，你手上的瓷器哪来的？”赵捕头指着他大声责问道。

“这是仿瓷！御船这事，我可不沾边的。”猴子忙笑着解释说。

“沾不沾边，到衙门再说。带走。”赵捕头对着身边的衙役说。

衙役上前，不容分说，强行给猴子带上套，拽着就走。

“哼，报应！”店主对他哼了一声，转身进屋。

赵捕头把“猴子”捕住，一刻也没闲下，赶紧审理。在大清浮梁县监牢里，他双眼死死盯着“猴子”漂浮的目光，他知道“猴子”底细，想从他身上榨出一点希望来。

“赵爷，我该说的都说了。劫御船，那是诛九族的事。你再多借我几个脑袋，我瘦猴也不敢啊。”猴子避着赵捕头严厉的目光，低垂着小脑袋说。

“猴子，不要给我耍花腔，老实一点。”

“对了，有件事，我想起来了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赵捕头问。

猴子双眼往他旁边骨碌一转。赵捕头明白他的意思，支退了身边的人。

猴子看左右无人，胆子也大了。他离开了凳子，站起来，靠近赵捕头，说：“赵爷，在御船出事前几天，我看到几个外地人在码头撑着一艘货船，什么也没装，在水上漂来漂去，一呆就是几天。说起话来，我们根本也不懂，像是洋文。”

“什么文？”赵捕头追问。

猴子把头一缩，看着他，不说了。

赵捕头明白，从身上掏出几块银元在他面前一晃。

猴子一看，顿时来了精神，双手接过，取出其中一块，用嘴咬上一口，吹了一下，又用手弹了弹，放在耳旁听，然后十分满意地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，凑过脸，对着眼前的赵捕头说：“爷，是东洋文！”

“什么？东洋文。你把当时的细节说清楚一点。”审了几天的赵捕头，终于来了精神。他从案卷中取出一人画像，递到猴子面前，问，“他们中可有这个人？”

“让我想想……”猴子接过，细细地看了一下后摇摇头。

“你再想想。”赵捕头说着，把身上和案几抽屉中的银两都搜了出来，推到猴子的面前。

呵，这一堆，足有二十多两。猴子看后，伸手就去接。

赵捕头瞪了他一眼，猴子伸出的手马上又缩了回来。猴子知趣了。可是任凭他眼睛怎样眨，就是想不起来。

此时，赵捕头冷静下来。他想了想，说：“猴子，这些银俩你还是拿去，不过，以后想起什么来，马上告诉我！”

“行！那谢谢爷。”猴子一听，顿时心花怒放，他伸出双手，把桌上的银子用力往怀里扒，心里一面盘算着：“奶奶的，这下够老子花上几个月了，再也用不着到瓷器街去吆喝那破玩意。”

“猴子，得委屈你了。”赵捕头说时，突然，他转过身对着门口喊，“来人！”

“噫！”有人进来领命。

“给我把他押下去！”赵捕头大声地吆喝道。

再说，这画像中人，姓武，字小村，小名三娃，正值弱冠之年，家住景德镇西岸的侗村，中等块头的他，身体特壮实，臂力过人，水性非常好，平日常在码头做搬运，靠卖苦力营生，要是遇上船家人手不够时，他也会被请去帮上几天。

武小村自打有记忆开始，便知母亲长年生病卧床不起。他们家原先靠江上打鱼为生，父亲死后，家中生活急剧直下，为了替老母亲治病，他不得不卖掉渔船，靠帮人打工度日。他平日言语很少，但很勤快，为人也实在、孝顺、正派，在旁人眼中，他是一个好后生。

武小村这次被人雇去，当时对方出的银子多，路途又不远，只是把人送到附近的渔山镇，加上老母急需钱抓药，他没多问，便爽快地答应下来。

那日，他按约定时间把船撑到西瓜洲，上来了一批人，他们个个很神秘，尽管他们已尽量掩饰住了，但是武小村仍可看出，他们个个是练功之人。武小村想从他们口中套出一点东西，但是任凭他怎样问，这些人就是不开口。等到了昌江河王巷段，他们要他把船停下来，等什么东西。

这时，有一艘大清皇窑厂运送皇宫贡瓷的“御”船远远朝他们开来，武小村正想掉头让道，这伙人中有人上前和他搭腔，说话时，另有人趁他不注意时，在他背后用力一击，好在这一击被武小村巧妙躲开，并没有击中要害。他看眼前这形势，便知道不是他们这伙人的对手，便顺势装晕。好在这些人行事急，让他骗过。在把他抛向水

中时，他顺势一沉，潜到船底下。这下，他明白了，这伙人要对皇宫的“御”船下手！阻击他们，他心中马上闪出这一念头，但是，为时已晚，自己已无能为力。看到目前的处境，他发现自己被人算计了。他后悔自己为什么当初这样犯浑，满脑子就只知道钱，对雇主一点都没有设防。

这时，“御”船上传来打斗声，他翻身上船，打倒他们留守的看船人，把船凿出一个洞，然后跳入水中。他游到“御”船上，在刘公公惊恐万状时，拦腰抱住面前的人，跳入江中，及时为刘公公挡了驾。

由于长时间在水中打斗，他体力渐渐不支，一时失去知觉。当醒来时，他发现自己已躺在下游河道上的一小沙丘上。回到镇上时，已是深夜，街上早已行人稀少，不过到处都是清兵。他知道劫船一事已传到了镇上。

待他到药店为母亲买好药，到家时天已近二更。家中的大灰狗阿黄蹲在家门口，看到他回来旺旺地叫了两句，窜上前，对他是摇头摆尾，又是亲又是咬，十分的亲热。

“阿黄，这是你的。”说着，武小村抱着它亲了一口，并从衣兜中掏出一块肉骨头塞到它嘴中。

“三娃，是你吗，今天咋这么晚回来？”室内传来了他娘的声音，并亮起了灯，看来她还没有睡。

武小村听后，赶紧来到她的房内，只见武小村的娘此时正颤抖地坐起来，一阵剧咳后，起身要去为他拿吃的。

“娘，我已在东家家里吃过了。”

武小村看见老娘要下床，忙上前去搀扶，一面说，“今天一户船老板手下人手不够，临时把我给请去，帮衬跑了一趟鄱阳。娘，明天一大早，我还得出去。你闷，我叫小翠来陪你？”

“不用，她也忙。”

“那叫阿黄陪你？”

“三娃呀，听说皇窑厂的御船让人给劫了。现在全城都在搜索，河道不太平，你就在家呆着吧，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咋对得起你死去的爹。再说了，娘这是老毛病，一时半载也死不了。”老母看着自己的孩子，十分心疼，说时，又是一阵咳嗽。

“娘，又说丧气话，儿帮人跑单，又不是一两次，我有得是经验，你就别操心。”说时，武小村笑着从身上掏出一锭纹银，塞进她的手中。

“苦了你，我的儿！”老母紧紧地抓着武小村的手，心疼地看着他，眼角中渗出了泪珠。

“娘，我去煎药。大夫说了，娘吃完这个疗程的药就会好起来。”武小村安慰着母亲，待老母吃好药睡下，已是四更了。外面已传来了鸡鸣报晓声。他这时感到一丝倦意，便和衣躺下。但是一闭上眼，那帮劫匪和他们在御船上的打斗就浮现在眼前。他想明儿一大早就到皇窑厂去找小翠，然后再去见督陶大人。可是，到现在为此，他

对这伙人从哪而来，是一伙什么人，一无所知。他能在督陶大人面前说些什么？只能越说越黑！劫持“御”船，这可是犯下株连九族的滔天大罪，他想自己死不打紧，但是不能无辜连累自己的母亲和小翠。吴振江大人是何等聪明，他早晚得把这事查出。现在，自己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找到他们这伙人，或者找到这次雇用他的人，把此事说个明白。

赵捕头把猴子从牢中提出来，让他装扮成衙役，然后带着衙役一班人，以清查、登记外来人口为由，对在景德镇的外来客商进行检查。在到达日本客商处时，他检查得更加仔细，把每一个人都给叫了出来。

“给我看清楚一点！”赵捕头对着一旁身着衙服，夹杂在其中的猴子说道。

猴子自然不敢怠慢。

可是一连几天下来，连一个影子也没捞到。

吴振江和马知县听着赵捕头的汇报。他们不时眉头紧锁。未待他说完，马知县便插过话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得了，赵捕头，下去吧！”

“噫！”赵捕头听后，只得快快退出。

马知县看他出去，转身对着吴振江说：“吴兄，你看下一步咋办？”

“提审猴子。”吴振江思索良久后，说。

“行！”马知县点点头，“传赵捕头，带猴子。”他对着门外大声喊。

不久，猴子给带上来。

马知县把案板一拍，大喝一声，指着猴子说道：“大胆刁民，还不从实招来！”

猴子战战兢兢地把他对赵捕头说的，重新说了一遍。

吴振江拿出刘公公他们所说的模拟画像，问：“你可见过此人？”

猴子细细看了一眼，然后摇摇头，不吭声。

“快说！”马知县把案板一啪，对着他大声吼道。

“大人，没、没有，确实没有。”猴子看着马知县，结结巴巴地回答道。

“那你对赵捕头怎样说来的？大胆的刁民，来人，大刑伺候！”马知县大声喝道。

“小人该死！小的该死！大人，当天看赵捕头心急，又看他拿出那么多的银两，小人便对他说了一个谎。不过——”猴子不敢再说下去了。

“不过什么？说！”马知县双眼紧逼他，问。

“大人，不过，我当时想，想……想……”猴子看到坐在大堂上的马大人，和一旁的吴大人，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想什么就说什么。”一旁的吴振江指着他，示意他慢慢说。

“大人，我想，这人不像他们一起的，倒像咱们本地人，只要有时间，我一定可找到他！”猴子跪步上前说道。

“本地人？你说这人就是咱当地镇上人？”马知县一听，双手扒在案几上，探过脑袋，双眼瞪着猴子问。

猴子点点头。

“赵捕头，”马知县喊，“按此画像，通知有关乡、里，各商行、码头，倾力协助，全力追捕此人。”

“瞧！”赵捕头上前领命。

武小村一连找了几天，也没有看到他们的踪迹。他到当时被雇用的地方去找，也没有，询问后，得知此人在他出事的当天就搬了。

满街找也不是个办法，他坐下来，细想了一下，船上那些人更像是咱当地人，从他们偶尔使出的武功招式看，似东洋功夫。这功夫他看过，当年他父亲也教过他。

难道他们是东洋人？武小村心中想。

对，就是他们。想到这，他直奔日本人经营和居住的集聚处，但是，他发现自己到哪，不一会儿，清兵便跟到哪。这样，自己只得躲藏到一旁。不过，这也好，更加坚定他对那伙劫匪的判断。

待清兵走后，他蹲守在一个日本人经常出入处，果然不出两个时辰，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了。他仔细一看，正是那次雇用他的人。武小村心中一阵狂喜，他悄悄地跟了上去。那人似乎也感觉到什么，躲躲闪闪，看后面无人，然后向西，出景德镇，往西北方向去，到一拐弯处，此人突然转过身，与武小村正打个对面。

“老匹夫，你害得我好苦，今天看你往哪儿走！”武小村双目圆睁，大声喝着，伸手就抓，“跟我到督陶府见吴大人去！”

就在他出手时，他突然感到自己后面一阵风，被人猛地一击，顿时眼冒金花，栽倒在地，失去了知觉。